

10-09



史資料
密洛宁



gl

[2]

海 安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輯

海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 九 八 六 年 六 月

[The page contains dense vertical Chinese text, which appears to be bleed-through from another document.]

张謇致韩紫石先生信（一）

(韓忠義供和)

教諭所

附注：此舉多因本報與各報之

惟恐不武我如江州一軍各分其計

體不強者不患文生之少於文之士祇

石漢公陸子可上書

東京大倉町三丁目

THE

张 睿致韩紫石先生信（二）

(韩忠义供稿)

目 录

- 一、张謇致韩紫石先生的两封信……………韩忠义提供 (1)
二、为韩紫石先生开追悼会……………王晓晴 (1)
三、闻韩紫翁陷敌不屈而死诗以赞之……………陈 毅 (3)

· 人物春秋 ·

- 四、志开法师记……………仲跻庠 朱志舜 (6)
五、我在海安的时候……………戈 扬 (9)

· 抗战一页 ·

- 六、回忆陈毅同志在海安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
……………李 逸口述 张永旺记录 (16)
七、回忆我参加过的兰封战役……………仲信章 (17)
八、帮助“联抗”购买军需布匹的回忆……………陈志俊 (20)
九、汉奸蔡鑫元潜逃落网记……………张凤池 吉少云 (23)
十、抗日诗歌选
……………戴 盟 徐观伯 陈 拯 夏锦枫 (27)

· 文教述旧 ·

- 十一、忆王氏进业义庄……………王子平 王正哉 (31)
十二、我所知道的成达中学……………谢孝留 (35)
十三、海安——华中“鲁艺”的驿站……………邓啸林 (38)
十四、紫石县委文工队的始末……………丁克义 (41)
十五、口岸战斗中的随军书摊……………李东木 史 权 (45)

· 昔日经济 ·

- 十六、概述民国时期海安的上商业……………倪裕光 (47)
十七、海安钱典行业史……………张达儒 (66)

· 乡里丛谈 ·

- 十八、曲塘报本庵史话……………曲塘镇志编写组 (92)
十九、曾祖父百岁诞辰记……………徐广林 徐广圣 (95)
二十、医林逸闻——二饼…梅九如口述 王益谦整理 (97)
廿一、海安废祀城隍神庙之风波……………罗纯庵 (99)

· 地方风物 ·

- 廿二、城隍庙……………韩玉平 (102)
廿三、草庐……………葛增华 (106)
廿四、西场怀古（七律四首并引）……………仲贞子 (107)
廿五、李渔与李堡老鸪楼……………何 乐 (111)
廿六、海安的传统特产（二）……………顾进三 解建州 (113)

廿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海安县历届委员会组织概况…………… (116)

- 廿八、寄故乡（《金缕曲》一首）……………陆蕴山 (127)

- ◆来信摘登◆…………… (128)

附图照八幅

张謇致韩紫石先生的两封信

编者按：此二信由韩忠义同志提供（见插页据原件所拍照片），选自韩国鈞《朋僚函札》第十三册，信中标点为编者所加。

（一）

紫公同年大鉴：

顷以大生二厂事，急电奉恳，度电达后，已蒙公与孟繁协计，而电有不能尽者，兹更申之。二厂自身本无甚债，以一厂受垦之累，而二厂受一厂波及分担之累，虽亦有担保抵押之品，皆不能作现金用，遂尔阁滞。其一切总债额仅三十余万元耳。若车开、纱售，更番周转，两年亦度过矣。不意前后经理不以事为前提，前经理划急需之款，清其调款手续；后经理因帐目疑问忽生意见，而亦将需以周转之款，清其调汇手续。缓急轻重先后之不分，遂使二厂陷于至危极蹙之地。此自謇信人太过，知人不明之失，于人无责。惟所谓至危极蹙者，一、质押出之纱，偿已卖之户，计六万元。一方面空债四万元，此为大要。余即厂支此十余万元一清。各庄仍可调入，为收花之用。故言其裕，须六七十万两；言其急，但须十万两，合十四万元。而昨电所谓国内工

业、官股本身、地方公益三者犹表面也。一、二厂工匠五六千人，除能自给及本地有田可归者大半，尚有二千五百余客工之极穷者，每日以工为活，车久不开，抚恤不待言，亦恐生事。故电谓即独停二厂，亦非二十万元不可。与其退，不如进也。乞公商孟繁，视为地方及本身最重最急之事，鼎力速图。设一时税所保借不易，速则先有十四万元亦可舒气，以待后援矣。不胜禱切！孟繁处亦另有切托之讯矣。敬颂台安！盼复。

溧上 十一月九日

〔注释〕

1922年前，苏北沿海迭遭台风、暴雨、潮汛袭击，各盐垦公司受灾，损失严重。市场棉价上涨，而纱价则因外纱倾销疲软。至1922年，大生一厂亏损三十九万两，大生二厂亏损三十一万两。大生一厂当时为垦区各公司垫借款项达一百三十余万两，各公司无力清偿，以致影响大生本身资金周转。大生二厂亦受波及，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运转。为此，张謇致函江苏省长韩国钧（紫石），请拨款济急。

孟繁，指当时省财政厅长严家炽。

（张謇研究中心 管霞起、场桐）

(二)

止公省长大鉴：

承十五日手教，极荷关注。自非挚爱国家者，不能为此援助，不仅故交风义也！江浙和平千方百计仅不破裂，不意又生事外之变，得无一蚁而溃全堤乎！所云立案，似宜及早，迟恐歧中有歧，公谓何如？唐厅长书，特属上谒。埠局事亦正棘也。敬请大安！

张謇上 十一月十七日

注：仅隔八日，张謇又于十七日复此信，对紫老的关注与支持，深表感谢。



为韩紫石先生开追悼会

王 晓 晴

原军阀时代的江苏省省长韩紫石先生，是江苏省海安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陈毅同志领导的江南挺进支队由苏南开往苏北和黄桥战役中都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个有名望的爱国人士。韩老在苏中、苏北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中是民族气节高尚的人，很有名望。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寇派兵包围韩老驻地，威逼他出任伪江苏省长，韩紫石陷敌不屈、以身殉节。刘少奇、陈毅同志闻噩耗，心中十分悲痛，决定召开追悼会，追悼韩紫石先生。追悼会场是在阜宁县张庄一家大地主的大场上，会场四周挂了挽联，邀请了盐阜地区各界知名人士和文教界权威人士、知识分子参加追悼会。年老威望高的杨芷江、庞友兰等人用专轿抬来，一般知名人士张正南等用轱辘小土车推来。参加追悼会的有几百人，刘少奇同志主持，陈毅同志致悼词。会上为了悼念韩老先生，决定将海安县改名为紫石县。陈毅同志即席写了“悼韩紫翁”的诗，高度评价了韩紫石老先生。参加追悼会的人深受教育，都感到共产党信得过，说话算数。追悼会后，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坚持敌后教育工作，为团结抗日，动员参军，减租减息起了带头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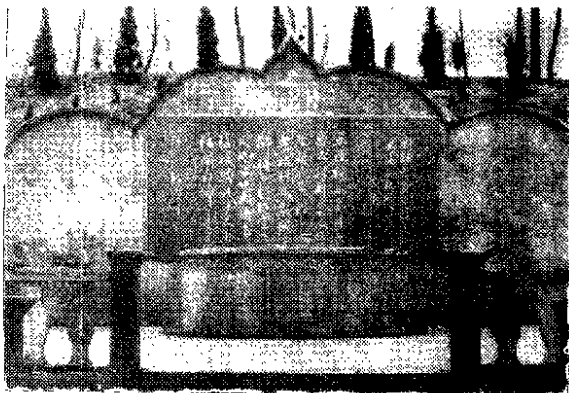
〔原载1985年4月19日《人民政协报》，薛志忠同志提供〕

闻韩紫翁陷敌不屈而死诗以赞之

陈 毅

忍视神州竟陆沉，几人酣醉几人醒？
坚持晚节昭千古，暂挽狂澜励后生。
御侮力排朋党论，同仇谋止阉墙争。
海陵胜地多人杰，信国南归又见君。

（原载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盐阜报》）



位于海安镇北郊的韩紫石墓（墓壁诗文如上）

杨一秋摄

志开法师记

朱志舜 仲跻庠*



志开法师像

志开法师，又名志林，俗姓王，江苏省海安县白甸乡人，生于公元一九一一年，卒于一九七九年，享年六十九岁。

法师自幼家贫体弱，十二岁时，父母送他到漂阳县白塔寺出家为僧，以为送入佛门，身心清静，可望成长。

法师天资聪颖，读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钟爱。

一九三四年春，赴镇江焦山定慧寺受具足戒，后考入“焦山佛学院”研究佛教教理。一九三六年冬毕业，应南京摄山栖霞寺住持卓尘和尚邀请来到该寺，与大本、觉民、本沧、合成诸法师一起，筹办“栖霞律学院”。一九三九年春又为卓尘和尚收为法子，任监院，做了栖霞古寺的法系人。一九四四年任该寺住持（方丈）。

一九四九年解放，法师去无锡；一九五六年回到海安县白甸乡，转务农业。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冲击，后以胃癌病故。

法师精研佛教教义，慈爱为怀，曾致力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为社会造福，竭尽他作为佛子的责任。一九二九年法师在白塔寺时，即痛感山区僻壤，文化落后，许多贫苦儿童

不能上学读书，他遂利用寺产，毅然创办了“白塔义务小学”，自任校长，招收了无力求学的儿童五十余人，免费入学。此举受到社会人士的赞扬。

一九三七年夏，日寇制造芦沟桥“七七事变”，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法师在寺内以抗日救国道理，鼓励僧俗大众。同年底南京沦陷，法师亲见群众流离失所，露宿山坳，惨不忍睹。当即与寺内住持及其他僧众，排除一切困扰，组织建立了“栖霞难民收容所”，法师任总务，负责处理难民的生活。该所从开办至结束，有在册可稽者，先后收容的难民竟达四万余人之多。其中有国民党廖耀湘师长率领的一千余官兵，因仓促未能撤走，被困在栖霞山坳之中，危险异常。得法师等帮助，在群众中募得便衣，使他们改装陆续离开险境，再赴抗日前方。抗战胜利后，廖已当上新六军军长，特来栖霞亲书“栖霞古寺”的匾额相赠，以表感谢。在“难民收容所”办理期间，曾遇到日寇的种种留难和一些土霸的干扰，但都能多方设法应付过去，未使难民遇到迫害，救活了许多人的性命，在当时确为难能可贵。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法师在战后百废待举的时刻，多方努力，创办了一所纪念宗仰禅师的“宗仰中学”

（宗仰禅师早期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共同奔走，为推翻满清而奋斗了一生），有六百多名学生，且多是贫家子弟。

法师为人对长者尊敬，对同侪热情，对学生慈爱，对晚辈照顾周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教育上从严要求，谆谆善诱，一丝不苟。致有法师的法子：法宗、超尘、悟一、达道等，现在香港宏扬佛法，颇受信徒的尊敬。他们常赴日

本、欧、美、南洋诸国宣传教义，在侨民中有一定的影响。其中悟一大师现在台湾，任某寺住持，并任世界僧伽会的秘书长，经常赴世界各地处理佛教事宜。法师出家的祖庭的徒弟星云大师，现在台湾高雄创建了宏伟的佛光山寺，亦有两千余众的僧俗学校，他是大学教授，学识渊博，著作颇多。其中仅《释迦牟尼传》已再版十次，深得僧俗人等的信仰。他常去美国、欧洲和南洋诸国的大学讲学，并常受广播电台及电视台的邀请作学术讲座，宏扬佛法，宣传教义，是当今不可多得的佛教人材。

法师辞世，已有六年。今天，作为他生前友好的我辈，特追记其生平，以资纪念。

* 仲跻庠法号界如



南京栖霞寺毗罗宝殿

我在海安的时候

戈 揚

我的老家在江苏东台，父亲戈文伟是大学毕业的旧知识分子。我母亲姓树，家里开鱼行，在和父亲结婚之后，便一道迁至扬州居住。生下我不久，母亲因病去世，这时，父亲在城里经营着一片书店，领着姐姐和我生活。我幼小的时候，原先是交给人家代奶的，身体孱弱得可怜。后来刚六岁的姐姐死了，父亲与舅父协商，就把我过继给他抚养。

舅父树达人当时在安徽省的临淮关做美孚洋油生意，接我去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店里因亏本闭歇，他又于1921年携着六周岁的我，回到海安。从此，便在这儿渡过了我的少年时代，初步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以致走上了参加革命的人生道路。

舅父的煤油店开设在海安西街刘同盛油坊的对面，由于他平日里只爱看看书，不会做交易，被人家称做“树(书)呆子”。关店后，舅父拿本钱在三里闸买了三十亩田，靠收租过日子。记得当时我们家住在下坝河边谭复盛粮行北边的一座院落里，有好几间房屋，生活也算富裕。舅母是个聋子，人很厉害，对我还是很爱护的，可就是不肯让我念书。因为她没有生养，后来就替舅舅讨来了一名女佣人（实际上做姨太太），这位姓李的农村姑娘，住在离街十八里的贾家集，来时才二十五岁，家里人都习惯地叫她“大姑娘”。那时我

虽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但见她朴实、勤快，颇合自己的脾气，很喜欢接近她。尽管舅母对大姑娘百般虐待，甚至要我充当耳目，去秘密监视她的行动，可事与愿违，我却始终和大姑娘要好，相依为命地站在一条战线上。

大姑娘很能吃苦，整天不声不响地干着家务劳动。晚上还要在油灯下结洋网儿（海安一带妇女的手工副业），这时我总是陪伴着她在一旁津津有味地读书。童年，我虽没有能进学校，但是舅父常抽空教我识一些字；邻居家的男小孩放学回来，我就去看他们的课本，跟他们学。加之舅父从扬州家里带回来不少的书，一有机会，我总要翻出来慢慢地阅读。记得一部《红楼梦》，简直把我看得入迷了！就这样从读书中，我获得了乐趣，也吸取了知识，同时打下了我此后从事文学事业的基础。

那位大姑娘待我很好，她在灯下一边结网，一边常跟我谈起私心话。她告诉我，她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长大成人后，家里人硬要将她嫁给当地的一个地主做小老婆，可她拚命不肯。拖到这二十五岁上，本想到城里来帮人家干活儿，靠劳动自谋出路，结果还是没有能跳出这命运安排的罗网。她叹着气十分感慨地对我讲：“小姑娘，一个女人家，要能读书识字，自己有本事才好……”。她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和纯真的语言，道出了在旧社会妇女如果没有知识，不能独立生活，要受人欺侮的道理。我听了很受感动，并完全接受了她的这种思想影响。可以这样说，在我的一生中，大姑娘是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启蒙老师！对她的同情，对舅母的那一套封建东西的格格不入，加强了我发奋学习的决心。一种蓄意反抗的潜在力量，驱使我经常地从舅父的柜台

内偷些钱去买书，晚上伴着大姑娘认真的阅读。为了怕被舅母发觉而遭到阻挡和呵斥，我就用毯子将房间里的窗户遮严，不让灯光透露出来。那时候象海安这样的小城镇还很闭塞，但从大姑娘的嘴里，我听到了不少农村的新鲜事和在社会上做人的简单道理。有时，我还跟着她下乡，到她的娘家去玩，在那里接触了生活，接触了知识，使我的思想又有了发展。

1926年春天，军阀的部队经过海安，我和一些孩子常常到河边上去看过兵，一船船、一队队，由西向东，川流不息。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军队还驻扎过街西头的西寺庙里，门前插着大旗，耀武扬威。以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来了，他们走在街上年青英武，服装整齐，而且对老百姓讲礼貌，很守纪律，我们看了十分振奋。特别其中还有些女兵，剪着短发，神采飞扬，这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她们都住宿在中坝的宾鸿旅馆里，离我家不远，我差不多天天总要去看看女儿兵，心里头只觉得热呼呼的。这时候，我舅父也读点孙中山先生的书，接受了三民主义，比较开明起来；加之有大姑娘这位小姨娘在一旁支持，家里终于同意让我念书。于1928年，进了海安街上唯一的一所“端本女子学校”，校长叫施淑斐。因为我已经自学过不少的书，一下子就上了二年级。以后每隔半年跳一班，到1930年，我就在这所小学里毕业了，同时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取了泰县小香岩女子职业中学，离开我生活了八年的海安镇。

读了一年“女职”，我又转入泰县中学学习。这期间生父病逝，后因为舅母闹着不肯让我再念书，便只好停学一年（1933—1934）。我在外求学后，大姑娘的日子是很不好